

地理研究 第67期 民國106年11月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No.67, November 2017

DOI: 10.6234/JGR.2017.67.01

都市領域化的動物皺摺：開放空間中人與動物關係的紋理

The Animal Folding of Urban Territorialization: The Texture of Human-animal Relationship in Open Space

王志弘^a

高郁婷^b

Chih-hung Wang

Yu-ting Kao

Abstract

The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in open spaces. The authors proposed experimental analytical views based on the ideas of territorialization, texture, and folding. Southern Taipei, including the campus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street blocks and parks adjacent to it, and the waterfront of Xindian River were our main fields of interest. Through field observations and interviews, the article depicts the textures of different kinds of space, and the interactive patterns between human and animals occurring on those sites. Structural configurations, methods of spatial use and management, human expectations and sensations, as well as the animal habits of appropriating the space all contribute to textures which, though constantly changing, nevertheless bear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then affect humans. The authors assert that the notion of territorialization can be used to portray the logic of spatial configurations dominated by human beings, while folding can be applied to the explication of how animal behavior might disturb the urban open spa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animals then spans between territorialization and folding; it is embedded in varied local textures while possibly facilitating new ones.

Keywords: urban nature, street cats, stray dogs, birds

^a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通訊作者(e-mail: chihhungwang@ntu.edu.tw)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b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生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摘要

本文探討都市開放空間中人與動物的關係，並嘗試以領域化、紋理和皺摺等概念提出實驗性的分析視角。作者以臺北市南區為主要田野，聚焦於臺灣大學校園、鄰近街區與公園，以及新店溪水岸，通過實地觀察和訪談，描繪當地的紋理及人與動物互動型態。不同開放空間的構造樣態、使用與管理方式、人類期望與感知，以及動物依其習性對於空間的挪用，構成持續變化但具有特徵的紋理，影響了人與動物的關係。作者主張以領域化來描繪人類主導的開放空間形構邏輯，以皺摺來闡述動物行為對城市空間的擾動。人與動物的關係則跨接於領域化和皺摺之間，既鑲嵌於不同的地方紋理中，也可能促成新的紋理。

關鍵詞：都市自然、街貓、浪犬、鳥類

前言

城市人每日都可能遇見各種動物：樹枝上跳躍的麻雀、匍匐牆頭的貓、溝渠裡的小白鷺和夜鷺、飛翔的鴿群、騎樓簷下築巢的燕子、快速躲入排水管的老鼠，或是在便利商店門口搖尾的狗。這些引起關愛、激發恐懼，或只是在眼簾一閃而過的動物，是城市生活的成員，也是雖微小但值得重視的行動者，發揮著塑造都市地景的作用。作者嘗試以都市**領域化**（territorialization）中的動物**皺摺**（folding），來理解影響城市開放空間**紋理**（texture）的這種作用。

都市**領域化**是指以人類需要為中心，將城市生活環境依照特定運作邏輯而組構起來的過程。這些需要是各種社會群體的慾望、價值、利益及治理實作的體現，但往往框架於國家的調控，受制於資本或市場力量，也鑲嵌在特定社會慣例和文化秩序中。在本文中，領域化主要指涉特定開放空間的組構邏輯。其次，領域化有不同組構邏輯，從而有不同的具體展現型態，也就是領域化會凝聚積澱而形成特殊**紋理**，包含「具體情境連結、物質－空間實作，以及主體性配置」（林文源，2014: 26）。紋理這個概念不同於「結構」般強大而僵滯，也非全然流動混雜的狀態，而是相對穩定但可以變動的配置部署，宛如持續編織（或拆散）的布料織理。在本文中，紋理主要是指特定開放空間中，典型的物質－空間配置、互動情境與管制模式，以及主體性形構。

最後，**皺摺**概念來自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88, 1993），但作者引述張小虹（2016）進一步理論化的版本；皺摺乃試圖突破線性單一、僵化凝滯、二元對立、界線分明的思考理路，展望跳躍摺曲、滑動疊覆、內外翻轉、跨境穿越的感知形勢，並超越幾何形式的對映，邁向拓樸學（topology）的轉譯。在本文中，皺摺乃指稱城市動物的存在與行為，以及人類因此而發的回應，導致既有領域化之主導紋理的擾動、衍生或複雜化，開啟了不同的都市經驗。人類在特定領域紋理中回應或不回應動物皺摺的方式，架構了不同的人類與動物關係。不同開放空間有不同的領域化邏輯，有不同的構造樣態、使用和管理模式、人類期望與感知，而動物依其習性對空間有不同挪用而引起人類回應，或者說引發既有紋理的皺摺。人與動物的關係跨接於領域化和皺摺之間，既鑲嵌於既有地方紋理，也可能促成新紋理，但目前很難因此形成新的領域化邏輯。

為了令討論有經驗基礎，作者選擇臺北市幾處不同類型開放空間為田野，包括國立臺灣大學校園、大安區大學里街巷、汀州路自來水園區旁梯形綠地、內湖紫陽公園、臺北都會區的五座狗

公園，以及公館至馬場町紀念公園的新店溪兩岸河濱綠地等。為了聚焦，作者進一步將以上空間歸併為三種主要類型，即校園空間（臺大校園）、鄰里街道空間（大學里街道、公館水岸公園及內湖紫陽公園），以及河濱地帶（河濱地區及五座狗公園），各自展現了特定的領域化邏輯和主導紋理，也有不同的動物皺摺。研究團隊自 2014 年 12 月初至 2015 年 3 月中旬，在以上地點從事觀察和訪談（受訪者名單見附錄；主要觀察範圍見圖 1），描繪不同場景紋理中，人與特定動物的互動模態，分析人與動物關係所體現的都市領域化和動物皺摺。限於篇幅，本文無法處理所有物種，而是以最能呈現人與動物之間張力的物種為焦點，像是貓、狗、鳥類等。



圖 1 大學里、汀州路旁綠地與河濱貓犬出沒暨餵食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文獻回顧與分析視角

無論國內外，針對動物的學術研究，除了生物學、動物行為學、醫學與疫病防治、畜牧學等科技研究，也有許多社會文化領域的探討，聚焦於動物倫理（尤其動物福利與權益的哲學思辨與法律規範，以及動物保護運動發展）、動物政策與措施（如野生與流浪動物管理、繁殖業與飼主規

範、收容所管理等)、動物產業(寵物商品化、動物醫院與寵物殯葬等)、動物遊憩管理(尤其動物園、生態旅遊和賞鯨豚等),以及動物文化再現與想像(尤其文學與神話中動物主題的寓意)。臺灣近年因為動物權益意識提高,加以同伴動物飼養風潮,動物相關研究也大幅增加。¹

這些研究涵蓋許多不同情境下的人與動物關係,涉及同伴動物、經濟動物、實驗動物和野生動物等。但除了少數研究反省人類中心立場,甚至挑戰動物與人類的界線,多數研究仍然偏向人類中心觀,也預設了人類(文化)與自然(動物)的二分。其次,既有研究較少直接討論日常生活中的人與動物關係,而是局限於倫理原則、政策、法律及特定管理議題。最後,多數研究缺乏空間分析向度,缺少對於城市或地方脈絡的關注,或是將空間視為背景和容器,忽略了空間塑造和中介人與動物關係的作用。

本文則對於都市日常空間與地方脈絡較為關注,因此有必要參照國際學界有關人與動物研究(Human-Animal Studies, HAS)、動物地理學(Animal Geographies)的新發展,以及都市研究領域對於「跨物種都市理論」(trans-species urban theory)、都市政治生態學(urban political ecology)和都市自然(urban nature)的探討,來搭建本文的分析視野。

(一) 從動物倫理到人與動物研究

動物倫理之哲學基礎的爭辯,從 Peter Singer 的效益主義結果論、Tom Regan 的動物天賦權利的義務論等權利爭辯,以迄其他各種倫理觀點(費昌勇、楊書瑋, 2011),長期主導人文社會領域的動物研究。然而,動物倫理與權益的價值爭辯固然重要,也是創制法律和政策的憑依,但畢竟過於抽象,跟社會現實的複雜狀況有些距離。

因此,西方學界逐漸發展跨學科領域的人與動物研究(DeMello, 2010, 2012),並涉及女性主義(Deckham, 2012; Emel, 1995)、政治經濟學(Torres, 2007)、後殖民論述(Armstrong, 2002)、文化研究(Burt, 2004; Rothfels, 2002a)等取向,聚焦於各種人與動物的關係(Gross & Vallely, 2012; Mullin, 1999; Tuan, 1984)。人與動物研究的關切不外乎:人類的生存狀況、生活意義、價值及運作,與真實及想像中的動物有何關係?我們又應該如何安排人與動物的關係?

晚近這類研究偏向採取建構論、混種(hybridity)及關係存有論(relational ontology)(Castree, 2003)觀點,納入後結構主義對於本質論、傳統人類主體觀及二元論的批判(Calarco, 2008; Segarra & Berger, 2011),或是後人類主義(posthumanism)對於自我與他者之二元界線的批判和跨越(Haraway, 2003, 2007; Wilkie, 2015; Wolfe, 2003),但也注意到動物的建構式能動性(McFarl & Hediger, 2009)或動物主體性(Castricano, 2008; Hobson, 2007)。此外,也有學者區分了文化建構的「動物性」(Animality)與真實的動物,從而質疑了人與動物的嚴格區別,因為人也有動物性,一如動物也有人文性(humanity)(Anderson, 2000)。

(二) 人與動物關係的空間構成:邁向跨物種都市理論

諸多動物研究領域中,與本文的空間關切最相關的是動物地理學。動物地理學有長遠的發展史,最初主要涉及動物分布的探查,尤其野生動物的空間分布,以及棲息環境與動物行為的關係,

¹ 「臺灣動物新聞網」便整理九百餘筆與動物有關的臺灣博碩士論文資料,參見 <http://www.tanews.org.tw/bookcase/journal>。

偏向於自然科學與生命科學研究。然而，受到前述人與動物研究的影響，並結合新文化地理學有關主體、認同、再現等議題的探討，動物地理學開創出新的視野（Emel *et al.*, 2002; Johnston, 2008; Philo, 1995; Wolch *et al.*, 2003; 重要論文集與專書參見：Philo & Wilbert, 2000; Urbanik, 2012; Wolch & Emel, 1998）。例如，晚近的動物地理研究也嘗試打破動物與人類的二元對立及本質論預設，邁向所謂「不止於人類的地理學」(more-than-human geography) (Braun, 2005, 2008; Buller, 2014, 2015; Lorimer, 2007; Panelli, 2010)。

除了一般議題的探討（Anderson, 1997; Whatmore & Thorne, 1998; Wolch & Emel, 1995），許多動物地理學研究針對特定空間、地方或場所的特定動物，提出人與動物關係的考察，並探討空間或地方特質如何跟人與動物關係相互建構，實例包括：收容所的貓（Alger & Alger, 2003）、狗公園（Urbanik & Morgan, 2013）、自然史博物館的填充動物（Asma, 2001）、動物園（Anderson, 1995; Beardsworth & Bryman, 2001; Malamud, 1998; Rothfels, 2002b）、實驗室的眾生（Davies, 2012）、自然保留區（Lorimer, 2008）、肉品工廠（Ufkes, 1995）以及農場動物（Buller & Morris, 2003; Buller, 2013; Holloway, 2007; Waiblinger *et al.*, 2006）等。臺灣本地具有類似空間意識或以空間為主題的研究不多，少數案例有：韓依婷與王志弘（2013）指出動物園中模仿自然的籠舍地景支持著遊憩化的觀看動物方式，卻掩飾了倫理觀視的缺席；李進發（2010）探討城市狗地景的變遷，特別是新北市中和四號公園遛狗專區引起的爭議；葉文琪（2016）討論新北市侯硐的礦村如何因為貓的群聚而形成貓觀光地景；陳冠儒（2012）則處理道路建設的生態衝擊，倡議設置野生動物通道等動物專用空間。

Griffiths *et al.*（2000）針對都市野貓的研究，特別有啟發。他們指出生活於不同都市環境的野貓，會因當地人口組成、信仰與產業型態等地方脈絡（紋理）而有不同處境，被賦予不同意義而產生不同的人貓關係。在他們以英國赫爾城（Hull City）為田野繪製的貓地圖中，天主教堂旁貓群由於牧師虔誠信仰與善心而獲得良好照顧；基地的貓則因為可以捕捉害鼠、維持環境整潔，被視為當地守護者。相對的，高社經地位的門禁社區最反對貓群聚集，居民認為野貓是骯髒噁心的野蠻自然物。本文針對臺北市不同類型開放空間中人與動物關係的討論，則嘗試掌握領域化邏輯和地方紋理中介了人與動物之關係的作用。

都市研究裡也看得到動物身影，像是城市中的馬（McShane & Tarr, 2007）、蝙蝠（Thomson, 2007）、雞（Hovorka, 2008）、鴿子（Haag-Wackernagel, 1995），以及各種野生動物（Feldman, 2009; Hinchliffe *et al.*, 2005）。這些研究指向了「跨物種都市理論」(Wolch, 1996, 2002; Wolch *et al.*, 1995) 或「跨物種都市政治」的主張（Holmberg, 2013），亦即我們必須超越過去將城市視為人類文明專屬場域的見解，看到城市也是人類以外許多動植物的棲地，從而重新思考何謂城市。城市內部早已含納了各種自然物，也與城市範圍以外的自然有密切關聯。城市與自然並非涇渭分明，而是鑲嵌共構，形成所謂的「城市－自然形構」（city-nature formation）（Hinchliffe, 1999: 156）。

重新評估自然與城市的關聯，進而重新界定自然和城市，是都市政治生態學的關切。政治生態學的發展源自嘗試將政治經濟學批判觀點帶入自然生態領域，提出自然的生產（production of nature），乃至於「社會自然」（socio-natures）等複合概念（Castree & Braun, 2001），突破純真大自然的傳統觀點。都市中的社會自然或「都市自然」（urban nature），既是都市社會生態過程（socio-ecological process）的產物，也是該過程得以運作的媒介（Swyngedouw, 2004）。跨越自

然（動物）與城市（人類）二分的邊界，意味了不再單純以都市或社會來解釋自然，或以自然環境來解釋城市（社會或文化），而是要看到兩者的關聯。這種關聯的方式可以理解為**互動**（interaction）或**辯證**（dialectics），但互動或許過度強調兩方既成的獨立存在，而辯證雖然增添了矛盾與轉化的動態，還是預設了自然與非自然的邊界（Hinchliffe, 2007: 51）。於是，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這種既看重自然（及非人類事物）能動性，又講求網絡狀複雜連結的觀點，遂成為可能的替選，並模糊了自然與社會的邊界。

但 Hinchliffe 指出，奠基於關係存有論的網絡觀，有將各種事物混融為無縫的整體，模糊了重要差異，以及因差異而來的權力運作的缺點，也不易用來探討不同都市自然的組合狀況（有時連結、有時抽離或保留等）（Hinchliffe, 2007: 55-6）。因此，針對自然與城市這兩個範疇的關聯方式，或許可以既抱持網絡和關係視角，又不將它們簡化為無法分辨的渾然一體，而是可以辨認出不同存在或行動者的差異，但它們確實捲入了交錯鑲嵌、共構共變的過程。總之，都市脈絡下的人與動物關係，需要安置於跨物種都市理論所提示的城市－自然形構、自然與城市共構共變的觀點中理解，但又不能化約為無法分辨的複合體。作者提議採取領域化、地方紋理及動物皺摺的概念，便是嘗試既考慮人和動物之間相依存的關係，又以領域化和皺摺來區別彼此影響力的差異。

（三）都市領域化、地方紋理與動物皺摺

於是，除了理解自然（動物）與城市（人類）的共構共變，我們還需要一套空間語彙作為分析工具。地理學已有空間、領域、尺度、地方、邊界、區域、地景等諸多概念。但是為了掌握城市與自然、人類與動物的共變共構，同時注意動物與人類之間的不對稱權力關係，又不忽視動物作為都市自然的能動性，並將這一切含納於空間向度，作者嘗試採取**領域化**、**紋理**與**皺摺**這組概念，並參照張小虹（2016）和林文源（2014）的相關界定。

首先，**領域化**不同於**領域**，它指涉持續跨界和劃界的動態過程，或去領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再領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雙重機制。領域化可以運用於不同尺度，由各種動力和行動者推展的各種現象，而不局限於空間。但是，本文特別用領域化指稱開放空間之組構邏輯的施展過程，也就是將都市空間予以劃界、重組或重新劃界的邏輯，往往形成正式化、具特定產權或管轄權屬及相應規範的空間構造。本文所指的領域化塑造機制，主要包括國家空間治理機制（如都市計劃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建築管制、開放空間使用規範等）和所有權體制（產權、使用權、管轄權，以及這些領域權限的配置與交易），也包含比較隱晦模糊而有爭議，但規範了誰或什麼事物應該在何時、以什麼樣貌舉止出現在哪裡的社會慣例。

其次，相較於由空間治理機制、所有權體制及社會慣例等機制推動的領域化，也就是空間領域築造的主導邏輯，我們以**紋理**概念來指稱特定地方中具體的物質－空間配置、互動情境和管制模式，以及主體性形構。相對於地景這個主要指涉視覺化形貌的字眼，源自編織的紋理概念，有助於掌握多重感官經驗下的地方樣態。這裡的紋理概念挪用了林文源（2014）在其「位移行動理論」的界定，也就是指「情境連結、物質－空間安排，與不同的主體性的具體配置」（林文源，2014: 26）。他主張，無論是可能隱匿不見的漂移、位移行動（displacement），或比較穩定的佈署（deployment）與體制（regime）等行動能力（或能動性，agency）安排，都有相應的紋理樣態。林文源藉此強調，行動者並非孤立個體，而是在特定情境（或行動能力的配置狀態）下行動，置

身於且挪動了特定的物質－空間性（不只是歐幾里德幾何空間性，還有網絡、流態等拓樸學空間性），並產生主體性的多樣動態變化，體現了主體與情境的共構（林文源，2014: 74-76）。

以林文源的術語來說，本文的領域化概念，乃是指體制（國家空間治理、所有權體制）與佈署（社會慣例）之穩定紋理的築造邏輯。相對於這種穩定紋理，日常生活中還有動員資源的力量不一的各種行動者，以其漂移或位移行動而凝結了鬆散但有跡可循的紋理。於是，林文源格外重視弱勢行動者的理論框架，也適用於本文對於城市動物的關切。例如，動物也有其塑造棲地紋理的漂移行動，以尿液、糞便、體味來標示和巡守地盤，以威嚇和打架來驅逐入侵者。然而，在都市環境中，面對人類優勢的領域化機制所築造的穩定紋理，動物的行動與紋理顯得隱匿模糊、碎裂片斷，容易消散不見。但是，動物並非只是弱勢隱微的行動者，或註定淪落為被動客體，而是在人類領域化及浮動的地方紋理中，特別是在特定的人與動物關係中，可能激發出某些效應，作者嘗試以**皺摺**（folding）這個帶有拓樸學意涵的概念來掌握這種效應。

張小虹（2016）曾在探討「時尚現代性」的脈絡中，從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和德勒茲那裡汲取理論資源，發展她以身體服飾來改寫國族大歷史的（微）物論，嘗試以「合摺、開摺、再合摺」的**縐摺**連動，來突破單一、線性、僵滯、固著、二元對立且界線分明的推導理路，邁向跳躍、摺曲、滑移、疊覆、內外翻轉、跨境穿越的感知形勢，也就是超越幾何形式的對映，邁向了拓樸學的轉譯（translation）。班雅明以時尚召喚過往服飾，來描繪法國大革命對古羅馬的召喚（Benjamin, 1969: 261），從而提出了革命時刻的歷史「跳躍」，對比於同質空洞的線性時間；張小虹則認為，這種革命質變時刻的跳躍，正是一種**縐摺**，是以時尚來梳理出「歷史摺學」（張小虹，2016: 40-46）。德勒茲則更強調巴洛克式的繁複**縐摺**、內外翻轉來展開有關力量、流變、無盡摺疊的探究，以替換傳統的線性、結構、形式與二元分立思維，促使歷史成為「力史」，而世界「**摺摺連動**」（張小虹，2016: 47-52）。

不過，張小虹的關注焦點是身體服飾和國族歷史的交纏摺疊，以及現代性問題意識下的歷史摺學，因此她特意將 fold(ing) 的各種可能翻譯，定於「**縐摺**」（而非**皺摺**、**縐褶**）。相對的，本文關注動物，因此將 folding 譯為「**皺摺**」，取其毛皮的偏旁。再者，相對於張小虹偏重歷史摺學，本文則注意空間摺學，以**皺摺**來表呈動物促成的紋理擾動，因其雖然微弱且嫁接在人類主導的幾何學式、霸權式領域化中，卻可能在特定的人與動物關係下，發揮將正式領域予以折疊、彎曲、穿透、搭連的**皺摺**效應。換言之，動物**皺摺**形成了多重地方紋理的環節，甚至有促成反思主流領域化邏輯的效果。

接下來，作者將通過經驗現象，說明在人類的領域化機制下，不同類型開放空間（大學校園、街巷公園和河濱地帶）紋理中的動物**皺摺**，以及相應的人與動物關係。更具體的說，就是考察開放空間的權屬管理和使用模式（空間治理和所有權體制），相應的人類期望與感知（社會慣例），以及動物依其習性對於空間的挪用與其激發的人類反應（**皺摺**），如何構成具有特殊情境連結、空間－物質安排和主體性配置的地方紋理，並凝聚形成某些人與動物關係的可辨識模式。

圖 2 摘要了後文將以經驗素材闡述的論點，即：臺大校園以追求理性知識之殿堂的定位，構成了知性領域化的特徵，具有擬似自然的紋理；動物求生挪用空間的方式，在校園中引發的人與動物關係擾動，則是在學院環境中比較容易接納的動物權益觀念下，傾向於以保育化**皺摺**的形式出現；但因為校園的開放空間特質（遊客眾多、飼主棄養），加以學生動物保護社團的參與管理，

而有環繞著動物管理而產生的張力。相對的，街區巷弄和鄰里公園則以其去自然的紋理，體現了以產權為核心的人居領域化特徵；面對保持環境整潔及品質而排斥動物的壓力，在愛心人士的中介下，仍以餵養街坊動物的實作為核心，產生了以慈善為動力的動物街友化皺摺，但也引發了淨化張力。最後，河濱綠地晚近以遊憩領域化為主要特徵，呈現了準自然的紋理，並且在狗公園和濱水草叢的地景分野中，透露著同伴動物的馴化領地，與其他流浪或野生動物之野性化皺摺的對比，並且在某些時刻引發了安全顧慮為核心的張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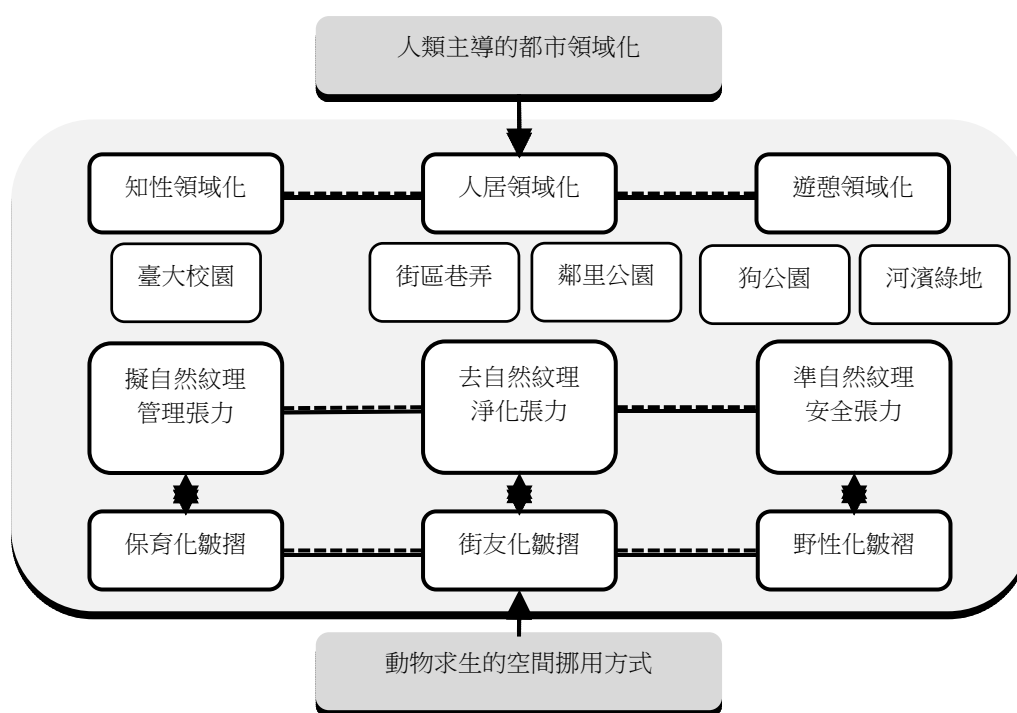


圖 2 領域化、紋理與皺摺之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臺灣大學校園：知性領域的保育化皺摺

位於臺北市公館的臺灣大學校總區，佔地約 108.5 公頃，與北邊大安森林公園、東南邊蟾蜍山相鄰，且與水源校區西側新店溪畔相近，隱然有綠地網絡之勢；但週遭商圈繁忙、人群川流。校區內有多種動植物，並設有生態池、農場、醉月湖等人造動植物養育設施，除了隨處可見的狗、貓、麻雀、鴿子、斑鳩、松鼠、蝙蝠和溝鼠等，還不乏一般市區街巷中較罕見的鳥類（如黑冠麻鷺）、兩棲類和爬蟲類。研究團隊自 2014 年 12 月初至 2015 年 3 月中，觀察校園人與動物關係，並訪問校內動物社團包括關懷生命社（懷生社）、自然保育社（自保社）和動物權利發展社（動權社），以及校內動物管理單位如總務處，也針對餵食或觀察動物者從事隨機訪談。

比起其他類型的開放空間，臺大校園有較為一致的管理策略和專責單位，與校內動物關注社團的合作也堪稱緊密。因為有規範可循，校內特定動物受到一定管制，也相應獲得一定程度的生存空間保障，引起人類使用者焦慮的情形也較少。然而，這並不表示人與動物在校園內的相遇毫無衝突；相反，校園管制的存在，凸顯出為了消弭衝突，動物的差異化對待隨之衍生。臺大校園作為開放空間的領域化邏輯及主導紋理特徵，乃是以具反身性之知性理想來結構校園空間，以大塊綠地、樹林和池塘水系，兼以建築物角落縫隙，構成動物棲息處所，並在專責管理單位和社團協力下，形成對於人與特定動物相對「安全」的人為或擬似自然紋理。在此領域化邏輯和紋理部署中，特定動物的現身激發了保育化皺摺效果，藉此架構了人與動物的互動模式。然而，臺大校園建築的持續興建及活動人數增長，也壓縮或破壞了動物生存空間。校園空間的特質也會導致某些緊張，像是如何維持動物生存空間和人類活動的平衡，以及防止民眾棄養動物至校園內，都是校內動物管理機制的課題。

（一）軟化異我距離的擬似自然紋理

臺大校總區位於都市核心，凸顯出其難得的「自然」形象，也因為校園環境的相對安全紋理，加以學院崇尚知性理性的思考與行為方式，促使人類期許以親善方式對待動物，成為動物管理示範場所及生態教育熱點。例如，作者在校園內遇到一群就讀鄰近小學的學童在觀察動物，以便完成自然科作業，觀察對象是黑冠麻鷺。他們的老師先帶領學童至臺大校內導引觀察，然後讓他們自行選定某種動植物觀察一個月。後經電話訪問任課老師，他指出作業用意是讓平常不太接觸自然的都市小孩，與「自然」親近（受訪者 T）。

學童也轉述老師的話，表示「臺大比公園還要『野生』，又比山上安全」（受訪者 S1, S2），因此被選定為動物觀察地點。這種自然、野生又無安全顧慮的校園意象，與學童的舉止相呼應。他們放心追蹤校園中的動物，驚嘆連連，這除了是因為校園中有平常難見的品種，能安心與動物（即使該動物很尋常）近距離接觸，也是重要原因。某位學童說，街上找不太到狗，但老師說「臺大裡有」，所以來此觀察。臺北街道浪犬數量比起 1980 年代的高峰固然大減，卻非完全消匿。「找不太到」意味著都市孩童在受到嚴謹規範的日常移動路徑中，很難與非家養動物有交集；即使街上有浪犬，他們可能會被要求遠離。

人類在臺大校園裡享有較多觀察餘裕，動物似乎也能在校園中取得更多「保障」，呈現知性領域化邏輯和擬似自然紋理中，動物現身激發的保育化皺摺效果，並展現為校園動物事務的管理回應。例如，為了保護珍稀物種，臺大自然保育社於 2014 年自發在校園豎起「動物穿越，減速慢行」立牌，以暱稱「大笨鳥」的黑冠麻鷺為圖案（圖 3），希望減少動物因車輛撞擊致死或受傷事件。自保社也長期觀察校園各處的鳥類、嚙齒類及爬蟲類，羅列 185 種動物，標記牠們的活動地點，紀錄了動物地景。除了稀有物種，學校豢養的動物也獲得較多保障。譬如位於醉月湖的鵝類曾遭犬隻攻擊，起因是一位習慣在湖畔餵狗的婦人有幾天暫停餵食，犬隻飢餓遂攻擊其他生物。作者訪問校方單位時，受訪者便以該事情為例說明餵食管制的重要（受訪者 U），顯示對於餵食者和犬隻的掌控，是校園動物管理的重點。



圖 3 以黑冠麻鷺為圖示的減速慢行標誌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校園的擬似自然紋理、相對安全環境，以及動物皺摺導致的人與動物關係之保育化與親和化效果，還能從飼主將寵物「放養」校園的行為一窺端倪。臺大校園有隻戴項圈的大黃狗，在動物社團間很有名氣。牠白天在校園閒蕩，也會與其他狗玩耍（受訪者 A2）。動保社團表示，黃狗飼主就住附近，白天放狗出來，晚上等牠回家吃飯；黃狗甚至已跟校內浪犬「混熟」。相較於街道，臺大校園對黃狗來說是無須人類陪伴也能悠然行動的場所。觀察黃狗行止，可發覺牠不若浪犬般與人保持距離，反而即使近距離和人類相遇，也顯得自在而未閃避；牠的尾巴常保持上揚，步履輕快、四處探索。於是，動物與人類一樣，對他者的警戒和退避，在臺大校園內有了軟化的餘裕。當然，這並不意味知性領域化中的動物皺摺毫無問題，某些規範的構築，更是維持擬似自然紋理、平衡人與動物關係的重要成分。

（二）規範下的和諧與衝突

動物保護社團的努力，主導了臺大校園內的動物相關措施與規範。除了自保社關注貓犬以外（如鳥類及昆蟲）的動物議題，著力於貓犬的臺大關懷生命社（懷生社）自 2007 年開始，與臺大總務處合作處理校內浪犬的增加，以及同比例成長的問題犬隻通報。先前，因校方高層認為官方捕狗方式不人道，臺大總務處曾試圖移除食物源（進行餐廳廚餘管制），但犬隻數量仍持續上升。於是，懷生社建議嘗試 TNR（Trap-Neuter-Return）或 TNVR（Trap-neuter-Vaccinate-Return，增加「施打疫苗」項目），即誘捕校內浪犬並絕育後原地放回，以維持校內浪犬數量穩定。因效果良好，臺大校園不再讓捕狗大隊進入，而是提撥 TNR、傷病救助與疫苗經費給懷生社，讓他們處理相關

事務。為了控管校內犬隻數量和行為，並促進人犬關係和諧，懷生社與全校愛媽（即餵食浪犬浪貓者）合作，推動「定點乾淨餵食」以減少負面觀感，進而將觸角延伸至周邊社區，協助當地犬隻絕育，並介入貓的 TNR。貓主要在校內宿舍和餐廳附近活動，但數量較少，體型也沒有浪犬顯眼，會自行藏匿也不追吠，對懷生社而言，管理相對容易。懷生社也替全校貓狗造冊，實質掌握臺大校園內犬貓動態；若有外犬進入，他們會評估與人衝突的可能，必要時送至合作的狗場暫置和送養。

校內社團建立的人犬（貓）相處策略，降低了問題犬隻數量，剩餘犬隻因此能與人類相安無事地共存。然而一旦有「不適合」校園環境、容易與其他浪狗爭執或追吠學生的浪犬出現，社團也會將其排除。懷生社的關切對象是貓狗，與自保社處理的鳥類和昆蟲等，剛好互補。據社員說，這是「由來已久、不知從何時開始」的分工（受訪者 A1, A2, A3），也是各社團不成文的分工下，臺大校園的自然（包括動植物）受到一定規範，人類與動物基本上在校園內有各自歸屬位置，有時也能滿足彼此需求。譬如，校園常見有人餵食鴿群，這個舉動在人或許是心靈調劑，對鴿子則是飽餐一頓。

當然，校內社團與學校的管制努力，透露校園空間中動物與人的衝突其實持續存在。例如狗隻因群聚與追吠習性容易使人懼怕，經常成為衝突點。有受訪者指出，「我都把牠們（狗）當寵物了！都會去餵牠們」（受訪者 C1）；但是，「假日人多時，小朋友被咬怎麼辦」、「學生會怕」、「容易擾人」則是反對犬隻在校園生存的常見說詞（受訪者 C2）。然而，除了狗對人的潛在威脅引起焦慮，狗對其他動物的攻擊，也使得浪狗在校園動物中似乎變成較不受歡迎的一類。例如狗群圍捕松鼠將其分食，狗隻攻擊浪貓等事情，易引起學生對「可愛弱小」動物的同情與不捨，進而認為浪狗在校園中應有更多限制。相反，同樣是校園動物、但身為稀有品種的黑冠麻鷺，便獲得較多關愛，因其行走方式看似呆滯笨拙而有「大笨鳥」暱稱。儘管作為肉食性鳥類，牠除了捕食蚯蚓，也會試圖捕食小型動物如麻雀。

除了不同物種引起的差異性對待，校內空間的「安全」也常給予人類「此處是絕佳棄養」地點的認知，特別是棄養犬隻。懷生社便常須處理校園各方的棄犬通報而疲於奔命，而棄犬若找不回飼主，則可能得留在校園，與既有校園浪犬磨合。只不過遭棄養家犬往往難以融入浪犬族群，甚至遭排擠，只有渡過生存瓶頸的狗隻，才有機會成為臺大幾處草坪上常見的群聚浪狗的一員。

總之，校內社團與校方在有限資源下，將管理重心放在降低人與動物衝突的措施（以 TNVR 節制犬貓繁衍），既維持低限度的動物生存權利，也減低人群疑慮（怕狗的學生較多）。這反映了校園偏重知性反思的領域化邏輯，在大片綠地、池塘和建物交錯，擬似自然的物質－空間配置、專責單位的管理，以及投身親善互動模式的主體性期許下，令動物現身的皺摺激發出保育化效果，強化動物成為校園紋理中的理所當然元素。然而，如何妥善管理乃是看似寧適的紋理中的主要難題，因其面臨著實質的各種緊張，像是對特定物種的焦慮、差異化對待的矛盾，以及錯誤的民眾認知（棄養家犬）等。不過，在開放的鄰里街道中，在校園中因為有統一管理而得以持續協調的張力，則會以較強烈的方式迸現，並體現其不同的領域化邏輯和動物皺摺效果。

街巷與鄰里公園：人居領域的街友化皺摺

比起校園空間，一般街道巷弄是人居生活領域，人類與動物的互動關係也大異其趣。寬闊的主要幹道及其兩側，由於人車快速往來，除了部分鳥類與昆蟲，動物不易棲居。相對窄小緩速的巷弄中，動物能否取得較高生存機會，也隨著人居領域化之主導邏輯下，各處具體紋理而定。若有房屋彼此緊靠的窄縫、後巷、鄰里公園、廢屋或圍起的荒地，動物較有躲藏安棲處。無論如何，一般街巷多為鼠、犬、貓、麻雀、燕、鴿等出沒，罕有類似臺大校園的較大型鳥類和松鼠。

人居世界的紋理不僅有產權分割、國家管制及商業力量的塑造，也展現「去自然化」趨勢。即使有公園綠地、行道樹和植栽，但多為點綴而非主要紋理；更重要的是，去自然化乃意味以特殊方式來保持淨化或文明化的領地。於是，野生或流浪動物往往因其野性痕跡，成為街巷中不受歡迎、嘗試清除的存在；而晚近將動物視為可愛化、擬人化、權利化對象來關照與互動的方式，便會與前者產生緊張。在這些力量角逐下，街巷動物的現身遂激發了街友化皺摺（誠如街貓、街犬的命名）：動物宛如人類街友般，在人居領域化的淨化關切下淪為嫌惡對象，但也逐漸是人類憑著善心來關照互動，但同時是納入管控或予以「收編」（收養，回歸「正軌」）的對象。

下文以臺灣大學附近大學里街區、汀州路三段 104 巷旁緊鄰自來水園區的三角綠地，以及周邊是住宅區的內湖紫陽公園，特別是其中的餵貓地點為田野，探討前述現象。三處的共通性為「街貓」或「浪貓」是人與動物互動中最顯著，也常引發衝突的物種。這反應出貓狗因生物特性而有不同分布；狗因體型較大、經常群聚、追吠習性而引起人類懼怕，相較於易有近距離接觸的巷弄，浪狗比較容易在空曠地帶（如河濱）生存。1980 年代大量抓捕流浪狗後，成群浪狗更從街巷消失，較易藏匿的小型動物如貓遂開始佔據街巷。儘管貓在發情期叫聲擾人，但牠們與人類的空間使用衝突較低，較容易在街巷棲居（並捕捉因住商混居而出沒的老鼠或小型鳥類）。後文分析以貓為核心，主要通過田野觀察、關鍵人物深度訪談及路人隨機訪談等取得資料，帶出街巷紋理中的人類與動物關係。

（一）與他者共存的難題

1. 人類街巷的街貓支持網絡

整齊的街道不見得適合街貓生存，四處堆置的物品、建築附加構造，以及穿插的樹叢或盆栽則是適合貓隱匿的紋理。大學里街道多為六米寬單行道，但一樓住戶或店家多有外推增建，以圍籬將外部空間半內部化成堆放雜物，或洗衣晾衣、休息聊天的院子或車庫，加上住戶汽機車和腳踏車都停在道路兩旁，留下路面經常只剩四米寬。充斥車輛、違建和遮雨棚、自建庭院的道路不利消防或衛生，卻為街貓提供了適居紋理（圖 4）。再者，住宅區中大多數狗是家犬，待在家裡，外出時則有飼主牽繫，較不易對貓造成傷害，浪狗則難見蹤跡。貓於是在街巷中擁有更多自由空間。除了街道物質－空間部署，大學里由愛爸愛媽發起的餵食及 TNR 網絡、特定店家友善動物的傾向，以及年輕消費族群，也構成當地街貓的生存紋理；街貓則激發街友化皺摺而中介了人群與貓的互動方式。



圖 4 溫州街的貓棲息隱匿空間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大學里街貓數量 2010 年以前約有 130 隻，後因當地愛爸愛媽執行 TNR，至 2014 年底已大減。²定期餵食並協助絕育的愛貓者有六位，組成了連繫網絡，協調餵食時間、通報街貓狀況（哪些住戶或店家對貓態度不佳、街貓有無傷病、哪隻貓突然不見或哪隻新街貓加入等），確保出問題時相互協助（受訪者 W）。大學里中大部份年長住戶不喜歡貓，甚至為此放置老鼠藥。因此，這群愛貓者的介入是街貓維持穩定生存空間的重要因素，並以持續照護和維持整潔，來避免其他要求淨化的居民反彈。他們也與當地友善動物店家形成合作網絡，共同支持街貓的生存紋理。

如今，許多已結紮的貓在街巷各據地盤，甚至捲入當地商鋪而成為「賣點」。許多文藝風格咖啡廳、輕食簡餐店、甜點店及獨立書店，如同其顧客特性，對貓較為友善。這些店家會在門口放置水和食物給街貓，或以「半放養」方式替街貓提供久待場所、飼料和飲水，甚至飼養店貓（受訪者 D1, D2），儼然成為某種貓咪咖啡廳或甜點店等，受到年輕族群愛戴。除了以餵食或直接與街貓共用營業空間的方式，將牠們收編為商業活動一環，店家與街貓的互動也可能投入更多個人情感，大學里街角一間專賣外帶甜點的小店與街貓的關係，即是典型例子。

2014 年 12 月，這家甜點店發現一隻遭棄養黑貓駐留店外，遂在門口放置紙箱，並因應下降氣溫在箱內放置取暖毛巾，讓黑貓蹣跚（圖 5）。甜點店並未如其他店家般將黑貓視為賣點，將牠收編為「店貓」或利用牠做商業宣傳，甚至怕太多人打擾黑貓，而在紙箱內放置給路人看的說明：「我是 QQ（貓的名字），我很親人，你可以摸我。但如果我在睡覺就請不要打擾我喔」（店家標語）。黑貓在 2015 年二月因車禍過世時，店家為牠製作一小段緬懷影片，播放店家與牠相遇後拍攝的點滴，流露諸多不捨，說「照顧你已經成為我們的習慣」，如果投胎後「你還是貓，請記得這裡永遠會是你的家」。在短暫的三個月期間，店家並未將黑貓視為「店貓」，而是基於關愛替黑貓提供維生物件（紙箱、毛巾、水和貓食），向牠投射了較私密的情感。

² 街貓數量為作者訪問愛媽得知，但應她要求，本文不披露目前街貓實際數量。



圖 5 甜點店前蹲臥的黑貓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不論是商業考量或情感因素，店家對貓友善並提供餵食點或主動關照街貓狀態，與愛爸愛媽的餵食網絡接繫，確保了街貓在街道開放空間中的生存餘裕，某些貓甚至「半馴養化」而成為人人有機會親近的「街道寵物」。這促得當地親人街貓出現頻率較高，路過的學生或年輕消費者常駐足試圖與貓互動。一般而言，比起有房產的住戶，不住當地或僅為房客的學生或消費者，更傾向與貓產生親密情誼（受訪者 D2, P2, P3）。

2. 街貓巷弄中異質行動者的空間折衝

街貓友善風景儼然成為大學里特色，但看似穩固的街貓領地，其爭取過程並不和平。至今，大學里內環繞街貓而生的對立仍舊持續。儘管有數間店家與愛爸愛媽支持，大學里內不少年長住戶其實對貓頗為反感；而對待貓的方式引起愛爸愛媽疑慮的店家，也所在多有。

一位在社區內租屋的愛媽 W 表示，部分承租店面的年輕店家雖然對貓友善，但擁有房產的多為軍公教出身的長者，思想較保守也缺乏友善動物觀念。她曾因為收留許多浪貓而曾遭里長抵制其租房。W 認為，街貓數量得到控制得歸功於他們執行 TNR，但「我們在幫社區解決問題，這些人卻一直把問題怪到我們頭上。」W 描述自己如何與對待街貓「惡劣」的地方頭人或店家抗衡且絕不退縮，措辭與肢體狀態強勢、愛恨分明，指出哪些才是對貓友善者（「很好」的人），哪些不是（「差勁」的人）：

XX 咖啡店很好，她是一個很好的女人，真的很好，她會自己捐飼料啊，也幫我送（養）貓，真的幫了我很多。結果她店裡現在幾乎每個人都收養了一隻貓！XXX 旁邊有一間早餐店，他們很差勁，他們把貓關起來，很差勁，我已經跟他們溝通很多次，可是他們不聽。〔…〕上一個（早餐店）主人很好，但現在這家人要回來自己做把他趕走了。他們沒做事（賣早餐）的時候把貓關起來。你不要去跟他們買早餐，幫我一個忙，跟所有的學生說不要買他們早餐，因為他們虐待動物〔…〕有的時候（人）兩天不在，貓還在裡面耶，看不到光，沒有窗戶，然後我說 ok 你們自己去花這個費用，給牠一個透明的（窗板），給牠可以看外面，沒有啊，他們不要啊！

愛爸 L 則認為，大學里店家其實不真正關心貓，因為經常有店家「抓」了浪貓當賣點，搬走

後就把貓丟棄，不在意貓的處境，「放在碗裡的水都黃了，也不換」。L 自己餵貓時，總是騎著載滿貓食與水的腳踏車，一點接一點的放置食物。如果餵食地點不在允許放置容器的店舖門口，則用瓷碗裝食，他會等貓吃完，再把容器收走，水則留在原地，每天換新。他表示，「清潔人員都知道（這是餵貓用的），就不會把我的水收走。」因此，某些店家即使構成支持街貓生活的紋理環節，對愛貓者而言仍不理想；他們冀望街貓有更高生活品質，呼應了愛貓者投注於貓的深切情感及擬人化和權利化對待。

相對的，較年長的社區成員傾向認為貓狗是髒亂之源；遛狗者讓寵物隨地便溺造成困擾，而貓也「不是那麼好」（意味了不吉利），因為晚上叫聲令人心惶。他們認為，愛貓者讓大學里的街貓過得太好，才使社區「到處都看到那些貓」，令里長不得不疲於處理居民的反對意見（受訪者 P1, O）；有此想法的受訪者，也確實在愛媽餵食時會以憤恨眼神注視，並出聲喊道「有人又在餵貓啦！又在餵貓啦！」作者於現場觀察時，也發現居民擔心街貓有傳染病且具攻擊性，告誡小孩說「髒髒！」、「不要靠近，牠會咬你」。一方是對街貓投以家人般感情的店家和餵食者，另一方是將貓視作侵入了文明世界，造成髒亂、引致焦慮、不吉利、帶來疫病的居民；動物置身人居領域引發的關愛、淨化與排斥張力，呈現為動物愛－動物厭棄的光譜。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雙方立場迥異，隨著 2011 年起臺北市政府以里為單位推動街貓 TNR 政策，2015 年更提出「動物友善城市」綱領，以及動物權益意識增長，以里長為首的社區頭人網絡儘管不會主動友善街貓，也因為意識到風潮轉向而改變對外態度。例如 2015 年底大學里發生「親人橘貓遭學生掐死事件」³，輿論嘩然，愛貓者舉辦吸引三百餘人參加的送別會，原本對動保措施消極的里長也現身喊話，並於 2016 年三月時設置「大學里友貓」看板、設置餵食點。雖然這些設施僅曇花一現，仍透露鄰里單位礙於潮流，希望營造自身為里內街貓支持者的嘗試。

當然，大學里街貓隨著整體氛圍轉向，看似取得更多遊走於街道開放空間的正當性，但牠們原本就親人的個性可能因而強化，人群更有機會與牠們互動，缺乏警戒心的街貓也更有可能受傷害——至少受訪的愛貓者普遍有此疑慮，而 2015 年底的「親人」大橘子受害事件，某個程度上也驗證了這種憂慮。在大學里這樣缺乏統一協調單位、異質行動者互動張力明顯的紋理中，我們不難發現街貓活動空間經常因為單一關鍵行動者（特定店家是否願意讓浪貓久待、愛爸愛媽定期餵食、里長支持與否）的態度而變化，顯見街貓生存紋理的支持網絡在動保意識尚未普及下，仍容易轉變而未臻穩定。同時，這組網絡在小範圍區域中涵括的異質多重人類行動者，意味著動物難以遁逃，容易在人類行動者建構的街道紋理中改變其生物特質，使牠須以身體某部分為代價（結紮）來與人類共存，更依賴人為環境（雜亂街道、定期餵食、人類保護）、與人群親近，進而將自身置入新的風險（待在車輛往來的街道而易招致車禍、與人親近喪失警戒能力等）。

（二）鄰里公園：與動物的隨機空間協商

密集住商地帶的鄰里「公園」，作為車輛禁入、擁有林木、草地、花圃的公共空間，似乎容留

³ 街貓「大橘子」因為親人而受到學生、消費者及部份住民喜愛。2016 年 12 月底，大橘子遭一名學生掐死藏屍，引起公眾憤怒及社會關注。2016 年 1 月 3 日為大橘子頭七，為安撫眾人情緒，愛貓人士發起追思送別會，讓民眾以送花、卡片留言等方式抒發對大橘子的不捨。活動吸引 300 餘人參加，數位市議員和里長也到場致意。

了一處動物相對不受干擾的地方；但也常因為有開闊無遮蔽的綠地，以及人類休憩活動（包括溜狗），公園反而成為貓不會長期停留的地點。但公園空間卻常成為愛貓者避開居民抗議的理想餵食場所。當然，公園中仍有以維持潔淨（餵食殘渣污染環境、發出臭味，或貓群引致跳蚤、染病等疑慮）為主導的衝突，但對立程度不如依憑產權而架構起來的人類領域紋理。作者觀察的兩處鄰里公園內有人固定餵食街貓，餵食者即使還是會在意他人眼光，卻較少面對挾著反對民意或行政管理的正當性而來的質疑。除了固定餵食者，隨機起念的餵食者在公園中也較常見，類似臺大校園的情形。儘管如此，公園位處的街區特性，仍會影響餵食者與街貓接觸時的自在程度。

公館自來水園區水霧花園旁，有處位於汀州路三段 104 巷口的梯形綠地，面積約 200 平方米。⁴綠地一邊是通往人潮眾多的汀州路的道路，對面即為高起的自行車道及延伸過去的水霧花園，另兩邊則緊鄰民房，包括一間知名的大型寵物用品店。公園雖小，但配有簡單運動器材，以及座椅，使用率不低，相當熱鬧。每晚八點多，一位穿著入時、20 多歲的上班族 Y1 小姐，會在公園旁寵物用品店購買貓食，然後來到公園，不疾不徐地倒出乾糧，分裝於紙盤，放置在過客通常不會注意的樹叢後或椅子下。接著，她坐在長椅上，看似不經意地滑著手機。但沒多久，兩隻嬌小的貓自樹叢下緩步走出，親暱繞著她的腳邊打轉磨蹭，Y1 也彎身撫摸腳邊的貓姊妹。對 Y1 而言，滑手機是為了拉長自己待在公園的時間，等待貓出現。她除了完成每日問候與餵食，也想達致「陪伴」和「相處」的情感效果，大概會待到九點才離去。

Y1 和一般印象裡的愛爸愛媽不同。首先是穿著，她打扮時尚，不似許多愛貓者會戴著壓低的帽子，穿著色調暗沈的衣服，有時甚至帶口罩。愛爸愛媽的典型穿著除了出於實用考量（餵食時間長，須抵擋陽光；勞動體力活，所以沒必要穿得太正式），似乎也是體認到自己不受歡迎，下意識地想壓低存在感。Y1 的穿著也有實用考量（下班後直接過來，換衣服太麻煩），但她不認為有必要特意改變裝扮，顯示她對餵食的正當性有一定自信。此外，典型愛爸愛媽因餵食對象較多，不會僅停留一處，通常會在街貓進食時與其互動，在食物分完清潔以後，即須趕往下一個地點。Y1 則會在公園坐上一個小時才離開。於是，Y1 與梯形綠地浪貓的見面，比起愛爸愛媽任務導向的餵食行動，多了「特地赴約」及「高品質約會」的氛圍。

相對的，內湖紫陽公園（又名「18 號紫陽綠地」）的餵食者則無法像 Y1 那般悠閒。紫陽公園位於捷運文德站後方，是夾於內湖高中與陽光街之間的狹長公園，占地 12,125 平方米；相鄰的住宅有公寓華廈，以及新建的大型集合住宅。傍晚六點，內湖高中圍牆邊、住宅牆腳、公園樹影下，便漸漸可以發現浪貓身影，牠們散佈公園各處，但不與行人過分靠近。晚上八點鐘，群貓往一處涼亭靠近，等候前來餵食的愛媽 Y2。Y2 在紫陽公園餵貓、協助 TNR 工作已達五年。她曾是附近居民，後來搬離，但還是每日回來餵食。即使已做了很久，她還是感嘆當地住民的不友善目光，令她必須「遮遮掩掩」，得「卑躬屈膝」地餵貓。此外，紫陽公園傍晚時分經常聚集眾多家犬，Y2 認為僅有浪貓承受不衛生、骯髒的歧視，並不公平。不過，紫陽公園除了有專責愛媽，也不乏隨機餵食者，他們會帶著貓罐頭，並未特別遮掩，僅是靜靜坐下餵食。

即使「公園」意味了公共性，也是去自然化城市中的綠色紋理，仍是由人居領域化的淨化關切所主導；動物的現身若非偶見的驚奇，就是需要排除的亂源。不過，這類鄰里綠地與周邊人居

⁴ 目前這處綠地已經消失，改建為停車場。

領域的關係，深切影響了動物皺摺下的特定人與動物關係。汀州路梯形綠地和內湖紫陽公園的交通都很便利，對於從外地特意來「和浪貓相見」的餵食者而言，增加了長期餵食的可能性，也有過路人「不經意」或「隨性」餵食。然而，公館一帶是人潮湧動的熱鬧商業區，人來人往間較少有人彼此在意，Y1 無須畏縮躲藏；但紫陽公園相對比較固定的出入居民與安詳社區氣氛，卻讓 Y2 還是忌憚著他人的評議。當然，相較於大學里的街巷，鄰里公園仍是相對鬆散而令動物與人的相遇比較舒緩的紋理構成；在意自家門前或車輛有貓狗出沒、干擾其環境感知的居民，或許沒那麼在意現身公園的浪犬街貓。房地產權意識、公園的公共性，以及不同使用方式所構築的邊界，複雜化了人居領域的紋理型態，也激發了街友化動物皺摺的不同效應（猶如人類街友在公園內與街巷住宅門口出沒所引起的差別反應）。

河濱地帶：遊憩領域的野性化皺摺

臺北都會區的河濱地帶，近年來已從堤外的荒僻場所，經過綠美化而轉變為重要遊憩地帶，設置運動設施、草坪花園、照明、指示標誌與地圖、自行車道、跨堤天橋與跨河人行橋梁，乃至於吸引遊客拍攝的歐式造景。不過，雖有領域遊憩化推動的美化休閒紋理，但河濱地帶還是有大片緊鄰河流的灘地、高聳草叢及林木，呈現截然不同於市區的「準自然紋理」。河濱草叢和廣闊草坪，是多種鳥類、狗群及昆蟲等動物的棲息地，特別是狗群展現不同於市區內的活動方式，激發了野性化皺摺。

不似街道由浪貓盤踞，開闊的河濱地帶是狗群天下。棄犬與在此繁衍的犬隻形成數隻至數十隻一群的集團，彼此相隔約數百公尺，盤踞著自行車道及其他人類活動場域與河濱草叢之間的廣闊綠地，某些人類視其為野生動物，保持距離而相安無事，但對於其他人而言，這可能是安全隱憂，特別是自家寵物犬或小孩與野犬相遇而引發緊張之際。不過，2006 年起，臺北市與新北市河濱陸續設置了五座專供寵物狗不繫繩活動的狗公園，在準自然紋理中圈圍出遊憩領域化主導下的安全領土，卻更凸顯了河濱的野性意味。看似綿延廣袤的河岸，群聚的狗、鴿子及其他野鳥、專心一意的浪狗餵食者、動保團體、政府單位及遊客，構成層次複雜的紋理，呈現人類試探及維繫與動物之間邊界的動態過程。孤立於特定區塊的狗公園，卻凸顯人類釋放家犬活力，卻又嚴加管控的吊詭，正與河濱準自然化的野性皺摺形成了對比。

（一）狗公園：準自然化紋理中的馴養圈地

相對於鄰里公園中，人與動物的隨機性空間協調，狗公園則是人類嘗試依照自身想像，替動物建造的高度掌控性空間；狗公園的圈圍彰顯了重新確認「他者歸屬於我」的意圖。作者訪查的五座狗公園為：臺北市松山區迎風狗運動公園、新北市五股區蘆堤寵物公園、新北市永和區綠寶石寵物公園、新北市新店區親情寵物公園、新北市板橋區華江寵物公園等。除了臺北市迎風狗運動公園隸屬臺北市動物保護處管轄，新北市四座狗公園管轄單位為新北市高灘地工程管理處。⁵

每座狗公園佔地面積不一，皆以不鏽鋼圍欄和雙層門作為防護設施，並區分大狗與小狗專用

⁵ 2016 年新北市政府又增設了三重寵物公園及浮洲橋寵物公園。

區。園內設有多種木製寵物遊憩設施，如越野障礙隔板、蹣蹣板、平臺式攀爬板、尖頂式攀爬板、波浪狀攀爬板、圈圈長籠、輪胎跳火圈、斜坡木箱等，供飼主與家犬互動遊玩。狗公園入口處設置入口意象及使用注意事項告示牌，園區內外則設有狗便袋取用處和狗糞收集箱。臺北市狗公園另設有洗手足臺給水設施，供飼主和飼犬簡便清洗之用。

狗公園使用者以住附近的飼主和家犬為主，多數人於每週固定時段帶寵物前來。狗公園除了是飼主與家犬活動場所，也是人們獲得親近家犬機會的場所。許多家長帶小孩到狗公園和寵物犬玩，也有人推著嬰兒車前來；他們自己沒養狗，但在此處滿足自己或孩子親近狗的需求。許多飼主以犬用零食引導寵物攀爬園內各種設施，成功就以零食獎勵。有些狗能熟練完成飼主指示，但大多數對這些設施意興闌珊，吃了許多零食也不願遵照指示攀爬，反而不時望向其他狗，看似比較想跟其他狗互動。除了遊憩運動，狗公園也是寵物的社交場合，使家犬有機會接觸不同犬種和體型的同類，對家犬心理健康有良性影響——至少飼主普遍如此認為。

狗公園特殊之處在於比起一般公園，更嚴密排除了人類與寵物犬以外的所有動物，特別是同為「狗」的浪狗，因而是具篩選性、封閉式的「戶外」空間。狗公園的不鏽鋼柵欄，以及須由飼主協助開啟方能入內的雙層入口，阻絕了浪狗。於是，狗公園體現了人類對於豢養馴化動物和野性異類的截然區辨。人為設置的狗「遊憩」設施，則反映飼主對家犬「應如何表現」的文化想像，這些器材與其說是為狗而設，不如說是飼主慾望的投射。由於訓練或天賦而表現出合宜攀爬技能的狗，則成為人類凝視和欽羨的奇觀化對象。人與家犬之間既寵愛又支配的關係，充分體現於狗公園既脫韁奔跑又展演馴化，以圍籬篩選區分了馴養和野性的紋理中。

（二）河濱綠地：野性化皺摺的多重迴響

相較於狗公園的馴養圈地，河濱綠地則是人類未能完全控管的邊緣準自然紋理。作者觀察公館至馬場町公園一帶新店溪河岸，發現人類最常遭遇的動物是狗群和鳥類。1980 年代大量捕犬，使得市區犬隻數量減少，加以垃圾不落地政策，缺乏食物來源，如今市區即使有浪犬出現，經常是落單或僅兩三隻群聚。同時，當時堪稱邊緣的河濱地帶，卻成為飼主棄狗去處，隨著飼養熱潮起伏而有不同狗種遭棄。牠們自行繁衍成群，群聚數量常在六隻以上，有時近 20 隻或更多，儼然是河濱準自然化紋理的最顯眼物種。

臺北都會區鳥類種類繁多，尋常鳥雀與珍稀品種兼具，留鳥和候鳥皆有。1980 年代賞鳥成為中產階級休閒選項，候鳥和珍稀鳥種亦成為媒體修辭中的「嬌客」。經愛鳥人士和保育團體倡議，河濱建立了野鳥棲地保護區⁶，鳥類成為凝視與保育對象。河濱環境替許多鳥類提供棲地，但河濱的遊憩化如公園、自行車道闢建，致使高草叢退縮、植被改變，加以人類活動進駐，改變了鳥類活動紋理。隨著愛爸愛媽餵食範圍擴及河濱，餵養狗群處也常有群鳥聚集分食。人造設施如橋梁下方，也成為部分鳥類棲息築巢的「棲地」。

後文先描繪河濱時空紋理，再分述浪犬的野性化皺摺、馴養與野性的遭逢，以及河濱紋理轉

⁶ 例如新店溪的野雁保護區，始於 1983 年的「臺北市中興橋華江橋候鳥生態保護區」，1993 年改設「臺北市中興橋—華中橋野生動物保護區」，1994 年納入光復橋上游高灘地，1997 年擴大範圍為中興橋至永福橋，成為「臺北市野雁保護區」，華江橋附近則以「華江雁鴨自然公園」著稱而成為賞鳥遊憩景點。

變的影響，藉此勾勒河濱領域遊憩化邏輯下，特定物質－空間配置、各方行動和互動型態，加以野性化敏摺，如何促成動態而複雜的準自然紋理。本文的觀察範圍，在新店溪右側包含了福和、古亭、中正等河濱公園，以迄馬場町紀念公園，左側河岸則有永福橋至福和橋間綠地、綠光河岸公園、中正河濱公園，以及永和綠寶石河濱公園。除觀察外，隨機訪問了餵養者和遊客，左岸另佐以相關動保團體訪問。

1.河濱時空紋理

從堤防到水岸，有好幾層空間紋理。先是堤防區隔了沿堤道路和堤外綠地，通過斜坡、橋孔或水門，方能進入堤外河濱。堤外，若高灘地範圍寬廣，主要是闢設大片草地，上面有早年留存的零散或叢聚樹木，以及特意栽種的矮樹叢、花圃和造景，自行車道和人行步道蜿蜒其間。某些高灘地設有運動區，配備籃球場、網球場、棒球場及單槓等運動器材，還有狗公園。橋梁下方若空間充足，可能設置 PU 軟墊，安置常見兒童遊樂器材，延伸了城市公園設計習慣。再往河岸靠近，可能會遇到鐵質圍籬或自行車道邊緣矮籬，另一側是臨水而生的高聳芒草雜以零星樹木，密實宛若一堵牆，甚至完全遮蔽河水，也阻擋人類進入。相較於堤防、高架橋與橋梁、高灘地，以及遠方建築物及其河面倒影，隱匿於高草叢內的水濱，經常為人類忽視遺忘。

新店溪右岸典型的好天氣日子，或許會見到以下動物景象：綠地上一群浪狗互相追逐戲耍，但多數時候只是打盹。牠們偶而從慵懶中起身，追逐鴿子、麻雀和其他野鳥。但早上十點前，通常未見狗群身影，這時牠們還在臨水高草叢中休息。下午兩點，群狗紛紛離開草叢，出現在人們視野中，聚集在特定領地享受陽光、跑跳追逐，也等候餵食者到來。不久，拉著菜籃推車或騎腳踏車、載著食物的愛爸愛媽現身。放食物時，狗群總隔著一段戒護距離，注視著食物。等愛爸愛媽佈置完畢，站遠一點後，牠們頓時放鬆，上前享用食物。放完食物的愛爸愛媽會查看是否有未出現的狗，並吆喝著自己幫狗取的名字，走近草叢呼喊牠們出來吃東西。檢查完畢、清洗完容器、更換了飲水後，愛爸愛媽便朝下個站點前進，繼續放飯。他們提供的食物不錯（甚至自行烹煮），狗群很快吃完。用餐期間，鴿子、麻雀和白尾八哥等已聚集一旁，狗一離開，群鳥就上前爭啄殘渣（圖 6）。其他地方也有專門餵食鳥類者，撒出特意備妥的食物，吸引飛鳥成群落地啄食（圖 7）。



圖 6 餵食時間，浪狗群旁聚集了鴿子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圖 7 婦人於橋下餵食群鴿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河濱自行車道上的騎士、散步或慢跑的人群，見到狗群餵食情景往往為之側目。有人驚訝其數量眾多，有人好奇觀望、甚而停留拍照；但有些人顯得不悅或懼怕，甚至與餵食者起衝突。餵食者大部份時候都能按步驟完成既定餵食路線，但串起路線的地點和實作，可能很繁瑣。例如，即使某塊區域只有一隻狗固定現身，他們仍會拐進去叫牠出來吃飯，日復一日，風雨無阻。同樣的餵食行動，在下午四點至五點間，可能會由不同愛爸愛媽再度執行，這是狗群一天中的第二餐。夜幕降臨，原本群聚草地的顯眼狗群，亂中有序地往隱蔽的高草叢移動，結束牠們與人群的視覺交匯。此時，鴿群和麻雀也棲止於橋下或樹梢，低沈的朱色天空下，轟鳴鳥叫聲在橋下響起。

2. 遊憩化領域與野性邊緣的介面推移

河濱草叢綠地成為浪狗群聚處，乃因其非人居領域，而人類遊憩多駐留於自行車道、近堤防側綠地及運動區域，除非是釣魚或餵食，少見靠近高草叢者。狗群在視野開闊的草地上奔跑追逐，一旦發覺危險靠近，像是捕狗隊的車，牠們能迅速鑽進草叢，逃逸無蹤。河濱也為浪犬提供並不豐饒，但可以維生的食物來源，像是魚。捕魚本非狗的強項，但早年愛爸愛媽餵食行動尚未隨著河濱綠美化而展開時，狗群在都市邊緣過著與人類疏離的生活，遂發展出適合荒野的身體感知和行動能力。即使綠美化、公園化之後，越來越多人類活動進入這個浪狗世界，這種捕魚能力仍舊存在。常帶狗去河濱打網球的 R1 如此形容：

噢，那些狗很厲害的啊！都很會躲，你那個抓狗的車一出現，牠就跑啊，一下就不見了。牠們.....是躲到草叢裡了.....牠們是真的很厲害啊，牠們會跑下去.....就是河邊啊！對啊！就下到水裡面，真的是水裡面，牠們還會游泳啊，游到對岸去！.....有一次我就看到牠們一群整個這樣圍起來，那時候魚卡在沙洲裡嘛，牠們就利用那時候，把魚圍起來再抓！很厲害的啊，是整群一起過去。

人類豢養的犬隻難以發展合作捕魚能力，河濱紋理則促成格外「野生」的生存型態。會獵捕、能渡水、敏捷逃逸的狗，撐起了野生化的動物皺摺，增添了河濱準自然紋理的動態。密集草叢區可見一個個狗鑽出來的孔洞，不時傳出群起的狗吠聲，人類本能上不會輕易靠近。於是，高草叢

水岸構成了浪犬與人類鮮明界線，那是野性他者之地（圖 8）。



圖 8 高草叢遮蔽的水岸，留有浪狗鑽入的孔洞，母狗則警戒著探看的人類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然而，隨著河濱領域遊憩化的蔓延，人類進駐而改變了河濱紋理，浪犬也從荒僻邊緣回歸於人類視野。當越來越多人到河濱慢跑、騎車和遛狗，浪犬不再是遭都市遺忘的非存在，而是必須以某種方式處理的野性或自然存在。對於狗抓魚「好厲害」的讚嘆，在某些人看來，可能寄予狗抓魚「很可憐的」同情，轉換成餵食動機（如一位受訪愛爸的說法）。同時，某些民眾要求捕捉野狗以維護遊憩安全，政府和動保團體合作推行的 TNVR 繼之而起。不同處理方式，重新上演了 1980 年代以維護生活品質為名的城市浪狗處置，只不過這次地點變成了原屬荒僻的河濱。不過，這一回，容留浪犬友善生存空間的觀點，逐漸為官方採納，原本以各行其是的「人道」方式協助河濱浪犬的動保團體和獨立餵食者，因而有機會整合，形成與官方配合的河濱動物治理網絡，也激發新的河濱紋理。

這種公私合夥的治理安排，以新北市側河岸尤為顯著。河濱管理權責單位，右岸歸屬於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左岸則是新北市政府水利局高灘處，就單位職務而言，「動保」並非其責任。但 2014 年 11 月底的直轄市長選戰中，動保政策成為候選人角逐選票的重要政見，動保團體有更多機會介入動物福利政策形成。曾遭動保團體多方詬病的新北市，尋求以河濱作為浪狗管理的示範地。選後，新北市高灘處及動保處頻繁與各動保團體開會，尋求建議。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過程並未侷限於老資格的動保團體，反而有許多市民個人參與，塑造新北市近期推出的河濱浪狗政策。例如，一位研究生 R2 發起的臉書社團「永和河岸 tnvr」不隸屬任何動保團體，純由個人發起，目的是串聯資源，在零散河濱愛爸愛媽及資源募集管道間架起整合交流平臺。與「永和河岸 tnvr」接軌的主要組織，有流浪動物之家基金會和臺大懷生社，前者協助籌措資源、與政府協調，後者與愛媽合作執行浪狗 TNVR。此外，原本單打獨鬥或想為浪犬付出、但不知從何入手的個人，因為平臺串連而加入餵食團志工，動保團體則藉機整合人力、推行正確乾淨餵食，以維護犬隻健康並減少民眾抗議。這些通過餵食而與浪犬培養關係的志工，繼而成為動保團體與高灘處推行「河濱 TNVR 示範區」時，協助誘捕的重要人力。

另一方面，臺北市的河濱動物政策乍看不若新北市那麼大張旗鼓，但其相關措施是以街區為

重心。臺北市 2012 年起推行街貓友善照護行動方案，至 2014 年已逐年完成 1,608、2,645 與 2,562 隻街貓絕育和原地放回（臺北市動保處，2015）。2014 年新市長上任後，繼續推行街犬 TNVR。新北市動保處則自 2015 年才開始辦理街貓街犬 TNR 或 TNVR，當時網站公佈完成數量為「28 隻流浪狗與 4 隻流浪貓」（新北市動保處，2015）。唯一例外是瑞芳區猴硐「貓村」，2015 年動保處公告指稱「貓村已有 74 隻貓咪接受絕育手術、145 隻接受預防注射及相關治療」（新北市動保處，2015）。在有限資源下，新北市的關注區域仍未有效擴及市區，山郊的猴硐與都市河濱乃成為首要示範點，呈現了臺北市與新北市的策略差異。

儘管新北市政府看重河濱動物的政策在整體脈絡中相對消極，但對河濱浪犬生存空間仍有助益。新北市河濱 TNVR 示範區，乃倚賴餵食者和浪狗建立互動網絡來重塑其生存領域；藉著選定適當地點、固定餵食，希望將浪狗從人群活動密集區引開，降低人類與狗群活動空間重疊可能引發的衝突。這是對於野性化皺摺的治理回應，也重塑了河濱紋理型態與邊界。由於河濱領域遊憩化而可能面臨剿滅的浪狗，以這類新的安排，既減除又保留其野性於準自然化紋理中，獲得在河岸繼續生存的機會，並以較有尊嚴的方式回到都市人類的視野中。不過，浪狗的野性皺摺，仍經常通過與馴養家犬的對比和相逢而凸顯出來。

3. 馴養與野性的相逢

闢為公園綠地的河濱，其物質－空間配置及社會生態關係，逐漸被淨化、安全和治理的關切滲入，野性和馴養彼此遭逢，並體現在同一種動物（狗）的劃界和交流中。河濱自然不僅圈圍出「狗公園」的人文地景，人類的河濱活動也經常是自家寵物遭逢「自然」的時刻。經過整治的平坦地景，適合人類從事各種都會休閒。有人帶著望遠鏡觀察鳥類，釣客聚集在水邊，飼主帶著毛小孩到廣大綠地放風，體驗「自由」。河濱的可及性提高，伴隨著水岸野性逐步馴化為「可以親近的自然」，但具有能動性的野性他者，並不總是那麼容易馴化。

家犬與河濱浪犬的相遇，正是馴養與野性的典型遭逢。儘管都是「狗」，但家犬面對浪犬同類的反應，經常類似其飼主。受訪者 R1 從河濱將一條深褐色公狗帶回家養，長得十分健壯，精力旺盛。R1 採「放任」政策，任憑牠隨意遊走和浪狗「玩」、叨食愛媽為浪狗準備的食物。不懂得距離拿捏、甚至帶點「侵略性」的遊走方式，和 R1 帶著作者直闖狗群棲息的高草叢的態度，有點相似。儘管讚嘆浪狗技能「好厲害」，R1 卻不因為步入浪狗地盤而怯步，這種率性擴大、陽剛味濃的空間游移能力，卻和作者接觸的河濱愛爸愛媽相當不同。

愛爸愛媽很清楚浪狗就躲在高草叢，發覺有狗沒出現，也會接近草叢，叫喚其名，有需要時也會稍微撥開草叢屏蔽，放置食物。然而，愛爸愛媽從來不曾直闖浪狗位於草叢裡的家園。即使因某隻狗失蹤而憂心，密集的草叢之牆對他們而言，仍舊是不成文的邊界。某隻狗不再出現，他們也只在外頭焦急猜測原因，最後黯淡地說「撐不過去了吧」。「照護」總是與女性的歷史角色相連，因而帶有陰性特質。愛爸愛媽身為這種角色的扮演者，選擇留曖昧難明的異界地域如是，不隨意侵擾。

另一個案例是在古亭河濱公園餵食的愛媽 R3，她除了餵食浪狗，也收留浪狗，總在早上十點牽著狗到河濱散步。受訪時，她解開身邊三隻狗的繫繩；可能因為經常到河濱散步，加上曾經流浪，這些狗並未特別雀躍好奇，面對河濱浪狗也習以為常。這呼應了 R3 與浪狗在生活場域中建立的日常關係：她收養浪狗，例行帶著收養的狗來到她餵食河濱浪狗的地點。浪狗並非 R3 的疏

遠他者，事實上浪狗是她的生活重心。那三隻狗的平靜態度，透露了其飼主與河濱異我的交融，或許反映了某種城市與邊緣的和解可能。

4. 河濱遊憩化的新紋理效應

然而，寵物並非人類將河濱遊憩化、進而都市化的最佳體現。河濱自然文明化的最具體展現，仍是地景改造，並反映於可見的陸域鳥類活動，例如野鴿（學名 *Columba rupestris*）。野鴿最初生活於岩壁上，習慣在凹凸處岩洞築巢，因此也稱「岩鴿」（rock pigeon）。野鴿馴化很早，牠們相當能適應城市生活，屋舍高樓突出的窗臺、冷氣、梁檐是牠們喜愛的棲息處，猶如祖先居住的峭壁岩洞。臺灣在 1950 年代引入野鴿，政府也鼓勵「養鴿家庭副業」，認為賽鴿能為家戶帶來收入（瀾深，1955；丁乙，1963），甚至榮耀國家（聯合報，1968）。雖然 1980 年代以後，以美化市容及鴿糞傳染疾病為由，開始禁止鴿舍，但遭人棄養或逃逸的野鴿已自行在城市繁衍。

鳥類是敏感的動物，是都市生態系統棲地結構組成及壓力變化的絕佳指標。鳥類中，又以麻雀、野鴿及八哥最能適應都市環境（Savarda *et al.*, 2000）。臺北河濱鴿群大量出現，確實標記了人類活動邁入河濱、河濱納入治理，以及河濱自然遊憩化、文明化的轉折。臺北市原本最顯眼的鴿群聚集處，是中正紀念堂和國父紀念館等大型廣場。但 2004 年禽流感爆發，致使民眾恐慌，政府也宣導「禁止餵食」，並開始捕捉野鴿送至收容所，並比照浪狗作法，一定期限後「無人認養即處死」（涂愷玲，2009）。

此後，中正紀念堂野鴿數量大減，河濱則成為野鴿的去處。除了沿岸草地有鴿群撿食浪狗食物、有人定時餵鴿，以及鴿群會利用橋下空間築巢棲息外，新店溪右岸馬場町公園因有人群聚集之廣場的特質，鴿群最為顯眼。除了野鴿，還有白尾八哥和麻雀，三種鳥類在寬闊廣場各自成群聚集。每逢假日，許多家庭帶著小孩前來「親近動物」，餵食鴿群。這在某個意義上，透露了河濱自然的城市化。

河濱雖是陸域鳥類活動熱點，但少有人深入研究（呂亞融，2014）。由於以遊憩為動力的地景改造，河濱出現有別以往的棲居紋理；一如市區生態，可預期這種新紋理將有利於特定物種生存。目前少數針對臺北河濱鳥類生態的研究即認為，從水岸高草叢轉變為平坦草坪，是使臺灣原生八哥因生存環境消失而數量減少的重要因素，而不能僅歸咎於外來種白尾八哥和家八哥的競爭（張俊怡，2015）。

檢視河濱鳥類與人類互動，會發現這是人類通過地景紋理的遊憩化改造，引入人類（遊憩）主體樣態和互動模式，從而改變生態系統、影響動物物種群落變化的過程。先行置入的儘管是人類物件（如橋梁、道路、清理過的河濱草地），向河濱湧入的卻是整個人類社會網絡。但人類和異己動物的碰撞，並非僅關乎自身。誠如餵食浪狗先是源自市區，野鴿餵食也是從城市中心往河濱推進，兩個被驅離市區的野性化物種，隨著河濱變得易於親近，在河岸跟人類建立了餵食關係，餵食者的行動也成了紋理常態。這乃是當前動保意識提升及更廣泛的動物可愛化趨勢下，對於動物皺摺的文化回應，引發了河濱生態紋理的重組。

結論：人類領域化、動物皺摺，以及不安的混雜紋理

河濱廣闊開放空間近年從荒僻野地到遊憩景點的紋理轉化，格外凸顯了邊緣和核心、野性與馴養、動物和人類的動態關係。有趣的是，人類將河濱野性自然予以遊憩化，從而安全化、淨化，並納入治理的過程，卻有意識地認為是打造和親近「自然」的作為。加以近年動保觀念獲得關注，捕捉浪犬的激烈殘酷景象減少，似乎呈現出野性和馴化混雜共存的安祥情狀。然而，這是以人類為中心的思考，也忽略了內蘊於紋理中的複雜張力，以及難以掌握的物種生態興替。

例如，河濱浪狗因侵擾人類活動的可能較為明顯，成為動物治理回應的主角，相較於其他物種如野鴿，取得較多的資源和關注。不過，儘管願意改以溫和「人道」策略對待，河濱的邊緣處境並未改變，浪狗違反生物本性而臨水居住的狀態，依然持續。特別是當颱風來臨，水門關閉，封閉堤防與河濱行水區開始替人類發揮了更受重視的防洪作用時，平時獲得友善對待的浪狗，則被限制了生存出路（黃子明，2001；何宜，2015），在氾濫洪水及人類介入的準自然紋理中，可能失去了逃生機會。這時我們或許能夠覺察，人類闢建城市、生產領域化空間的過程中，對動物及他者生命的或握或放，可以如此徹底卻又不經意。於是，在不對稱的人類領域化和動物皺摺之間，注定展現為混種、混雜樣態的紋理，實則是雖然會變化，但具有權力僵滯性及蘊藏深切不安的紋理，而非如某些後結構主義或後人類主義觀點過於樂觀指涉的，充滿開放可能性的自由流動或共生共存狀態（Haraway, 2003, 2007）。

回到堤防內的人類世界，前文以臺灣大學校園、住商街巷及鄰里公園為例，呈現了都市領域化中，由人類主導的不同塑造邏輯在這些空間中有不同展現方式，具體表現為不同的紋理，也就是物質－空間配置、典型互動模式，以及具有特定價值理念與實作的主體形構。人與動物的關係便架構在這些領域化邏輯和複雜紋理之中。但是，動物的生存行動引發的皺摺效果，特別是激起人類以特定方式回應（無論是關照、拒斥或漠視）的能力，雖然微弱不彰，卻是我們以跨物種都市理論的視角，所要看到的都市生活重要構成元素。表 1 摘述了前文論證，也以其簡略而透露了經驗研究的諸多欠缺，從而展望了更細緻探查各種不同動物與城市不同領域及紋理之關係的必要性。

相對於經驗細節，本文在分析上的理論化嘗試，則是以領域化取代領域，強調都市營造的動態過程，並注意到不同地域的領域化邏輯。再者，作者以挪自林文源（2014）的紋理概念，來掌握領域的具體構造和變化，並在涵蓋物質－空間配置、互動情境與模式，以及主體性形構的複雜紋理意涵下，跨越了空間與社會的二分來描寫都市生活的型態與過程。作者也以經過張小虹（2016）詮釋的皺摺概念，來指涉人類領域化主導之紋理塑造中，由動物的存在和活動引發的擾動，從而衍生變化出新紋理的可能。當然，如前所述，動物皺摺引發的人類回應所致生的新紋理，還很難評估其對於動物的正負面影響。

表 1 不同開放空間紋理中的人與動物關係模式

開放空間領域化邏輯	紋理特徵	人與動物之關係模式
<u>知性領域化：大學校園</u> 臺灣大學校總區	開闊平坦，建物立面多方正，有秩序感；有管制但對外開放的空間 特意維護的「擬自然」空間，如醉月湖。 使用者為學校師生、附近居民及外來遊客。	<u>校方與社團共建的動物管理典範</u> ： 管理系統容許存在的動物他者，獲得更多生存支持或保護。 人類認為能在此地安全親近動物。
<u>人居領域化：鄰里街巷</u> 大安區大學里	住商混合棋盤狀街巷，一樓多是服膺年輕學生需求的咖啡廳、餐廳及服飾店。 街貌參差不齊，多外推加建，街道平面與建築立面有許多隱蔽空間。 使用者為擁有房權的住戶（多 50 歲以上）、租戶及前來消費的學生或遊客。	<u>動物的空間使用權，在張力明顯的關係網絡中建立</u> ： 街貓的存續仰賴特定人類網絡（餵食者與店家）特意介入。 人類對街貓投注的關切（包括支持與反感）明顯呈現，成為公共領域中的爭議（如里長介入；愛爸愛媽和店家串連）。
<u>人居領域化：鄰里公園</u> 汀州路梯形綠地 內湖紫陽公園	佔地不大，位於交通路徑的開放綠地。 有矮樹叢或零星樹木環繞，間有長椅或涼亭等專為人類駐足設置的空間。 使用者為過路客、周圍住民或消費者，也有少數特意蒞臨的餵食者。	<u>在「對外開放」與「在地掌控」的光譜間，隨機建立的動物領域</u> ： 動物取得的空間使用權，端看隨機化、個人化的公共性協商（有無特定餵食者、是否受到特意排斥或喜愛）。 遠來的人類被空間串連的整體移動網絡吸納，來此與動物互動。
<u>遊憩領域化：堤外狗公園</u> 臺北市：松山區迎風狗運動公園 新北市：五股區蘆堤運動公園、永和區綠寶石寵物公園、新店區親情寵物公園、板橋區華江橋寵物公園	篩選進出物種的封閉性圈地。 設置滿足人類馴化意圖的「寵物遊憩設施」。 使用者為家犬及其飼主，以及和寵物犬玩耍的其他人。	<u>確認動物屬於人類掌控之地</u> ： 人類與馴化動物在戶外空間複製馴養關係。
<u>遊憩領域化：堤外河濱</u> 新店溪右岸：福和、古亭、中正河濱公園至馬場町紀念公園 新店溪左岸：永福橋至福和橋間綠地、綠光河岸公園、中正河濱公園、永和綠寶石公園	以河堤為界，與市區有所區分的帶狀綠地。 高灘地的開闊空間和高草叢的隱蔽空間鮮明並存。 使用者是遊憩、運動、遛狗的市民，以及特地前來的餵食者。	<u>自荒僻邊緣重新納入城市視野與治理的野性地方</u> ： 人類以地景營造和動物治理措施（如 TNVR）重組了邊緣動物的生存紋理。 人類意識到自身與邊緣他者的接觸，展現恐懼、驚疑、同情、好奇、關愛等情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相較於街巷人居世界的淨化張力，以及河濱遊憩場域的安全顧慮，臺灣大學校園（理想上與理念上）的知性領域化邏輯，促成了學院氛圍的擬似自然紋理（知識追求者的安適天地），加以反身性動物保護社團的實作，以及單一管理單位的統籌，在城市裡鬧中取靜的一方角落，似乎營造

出帶有一定動物生存保障，以及環境教育效果的動物與人類關係之協商場域。相對於河濱地帶邊緣特質下的野性動物皺摺，以及人居街巷中動物街友化的皺摺效應，大學校園似乎比較能回應和支持可以運作的動物保育化皺摺。那麼，這是否意味了城市應該以大學校園為師，來轉化領域治理邏輯以利城市動物的存活；或者，大學校園之所以有些不同，醞釀出相對緊密卻友善的人與動物關係，正因為無論對動物或苦於追趕社會變遷的人類而言，它只不過是無情進步風暴中的暫時避風港（而未真正挑戰結構性的運作邏輯），仍是有待斟酌的課題。

謝 辭

本文資料取自科技部專題計畫（NSC 101-2410-H-002 -076 -MY2），謹此致謝。感謝葉文琪、羅皓群、陳靜雯協助收集資料，林稚倫協助繪製地圖，以及本刊兩位匿名評審的修改建議。

引用文獻

丁乙（1963）：〈養鴿子：家庭副業〉，《中國時報》，11月10日，版7。

【Ding, Y. (1963). Raising pigeons: A family sideline. *China Times*, November 10, p. 7.】

何宜（2015）：〈強颱過後，愛媽急尋河濱浪浪〉，《臺灣動物新聞網》。

<http://www.tanews.org.tw/info/8657>。（2015/9/30 瀏覽）

【He, Y. (2015). Stray dog feeders urgently looking for dogs along the riverside after the typhoon.

Taiwan Animal News. <http://www.tanews.org.tw/info/8657> (accessed 2015/9/30).】

呂亞融（2014）：《都市河濱地區的陸域鳥種豐富度：探討面積、隔離度、生產力、異質性及干擾假說》。臺北：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Lu, Y.J. (2014). *Terrestrial Bird Species Richness in Urban Riparian Zone: Hypotheses of Area, Isolation, Productivity, Heterogeneity and Disturbance*. Master Thesis,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李進發（2010）：《「我的公園·牠的遊樂場」城市中狗地景的變遷－中和四號公園遛狗專區》。臺北：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Lee, C.F. (2010). "My park; His playground" *The Changes of Landscape in Cities for Dogs' Amusement Area: The Dog Run in Zhonghe City No.4 Park*. Master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林文源（2014）：《看不見的行動能力：從行動者網絡到位移理論》。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Lin, W.Y. (2014). *Invisible Agency: A Theory of Displacement for Sublaterns*. Taipe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涂愷玲（2009）：〈捕捉鴿子投訴案〉，《關懷生命協會》。<http://www.lca.org.tw/column/node/135>。

（2015/9/30 瀏覽）

- 【Tu, K.L. (2009). Complaints about pigeon capturing. *Life Conservationist Association*.
<http://www.lca.org.tw/column/node/135> (accessed 2015/9/30).】
- 張小虹 (2016):《時尚現代性》。臺北:聯經。
- 【Chang, H.H. (2016). *Fashion Modernity*.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 張俊怡 (2015):《影響三種共域八哥族群數量的因子:以臺北市河濱為例》。臺北: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 【Chang, C.I. (2015). *Factors Affecting Population Abundance of Three Sympatric Mynas – Case Study in Riparian Zones of Taipei City*. Master Thesis,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 陳冠儒 (2012):〈環境倫理—初探道路建設對路域生態的影響及野生動物通道設置的意義〉,《正修通識教育學報》, 9: 179-208。
- 【Chen, K.Z. (2012). Environmental ethics: The study of influence of road construction upon the natural ecosystem and wildlife passage. *Journal of Cheng Shiu General Education*, 9: 179-208.】
- 費昌勇、楊書瑋 (2011):〈動物權與動物對待〉,《應用倫理評論》, 51: 75-103。
- 【Fei, C.Y. & Yang, S.W. (2011). Animal rights and animal treating. *Applied Ethics Review*, 51: 75-103.】
- 黃子明 (2001):〈利奇馬颱風襲臺〉,《中國時報》, 9月27日, 版17。
- 【Huang, Z.M. (2001). Typhoon hit Taiwan. *China Times*, September 27, p. 17.】
- 新北市動保處 (2015):〈新北市 TNVR〉,《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
<http://www.ahiqo.ntpc.gov.tw/news-info.php?id=182>。(2015/9/28 瀏覽)
-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nimal Protection and Health Inspection Office (2015). New Taipei City implementing TNVR.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nimal Protection and Health Inspection Office*. <http://www.ahiqo.ntpc.gov.tw/news-info.php?id=182> (accessed 2015/9/28).】
- 葉文琪 (2016):《貓城崛起:新北市猴硐貓觀光地景的形構》。臺北: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Yeh, W.C. (2016). *The Rising of Cat-town: The Formation of Cat-tourism Landscape at Houtong, New Taipei City*. Master Thesis, Graduate Insituti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 臺北市動保處 (2015):〈街貓專案〉,《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http://www.tcapo.gov.taipei/ct.asp?xItem=77562321&ctNode=69463&mp=105033>。(2015/9/28 瀏覽)
- 【Taipei City Animal Protection Office (2015). Stray cat ad hoc project. *Taipei City Animal Protection Office*. <http://www.tcapo.gov.taipei/ct.asp?xItem=77562321&ctNode=69463&mp=105033> (accessed 2015/9/28).】
- 聯合報 (1968):〈我國賽鴿榮歸一隻,日人欽慕不已。宮澤和男連說了不起,指南一號將獲得獎勵〉,《聯合報》, 6月26日, 版3。
- 【United Daily News (1968). One racing pigeon coming back, making the Japanese envious. *United*

Daily News, June 26, p. 3.】

韓依婷、王志弘 (2013)：〈臺北市立動物園的遊憩化觀視與自然化地景：動物倫理觀點的分析〉，
《休閒與社會研究》，8：37-58。

【Han, Y.T. & C.H. Wang (2013). Recreational visibility and naturalized landscape in the Taipei Zoo: A
view from animal ethics. *Leisure & Society Research*, 8: 37-58.】

瀾深 (1955)：〈利國利民談養鴿〉，《中央日報》，12月23日，版3。

【Lan, S. (1955). Raising pigeons is good for our nation and citizens. *Central Daily News*, December
23, p. 3.】

Alger, J.M., & Alger, S.F. (2003). *Cat Culture: The Social World of a Cat Shelter*.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Anderson, K. (1995). Culture and nature at the Adelaide Zoo: At the frontiers of 'human' geograph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20(3): 275-294.

Anderson, K. (1997). A walk on the wild side: A critical geography of domestic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1(4): 463-485.

Anderson, K. (2000). The beast within: Race, humanity, and animal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8: 301-320.

Armstrong, P. (2002). The postcolonial animal. *Society & Animals*, 10(4): 413-419.

Asma, S. T. (2001). *Stuffed Animals and Pickled Heads: The Culture of Natural History Museu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ardsworth, A., & Bryman, A. (2001). The wild animal in late modernity: The case of the
Disneyization of zoos. *Tourist Studies*, 1(1): 83-104.

Benjamin, W. (1969).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Arendt, H. (Ed.), *Illuminations* (pp. 69-82).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Braun, B. (2005). Environmental issues: Writing a more-than-human urban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9(5): 635-650.

Braun, B. (2008). Environmental issues: Inventive lif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2(5): 667-679.

Buller, H. (2013). Individuation, the mass and farm animals. *Theory Culture Society*, 30(7-8):155-175.

Buller, H. (2014) Animal geographies I.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8(2): 308-318.

Buller, H. (2015). Animal geographies II: Method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9(3): 374-384.

Buller, H., & Morris, C. (2003). Farm animal welfare: A new repertoire of nature-society relations or
modernism re-embedded. *Sociologia Ruralis*, 43(3): 216-237.

Burt, J. (2004). *Animals in Film*. London: Reaktion Books.

Calarco, M. (2008) *Zoographies: The Question of the Animal from Heidegger to Derrid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astree, N. (2003). Environmental issues: Relational ontologies and hybrid politic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7(2): 203-211.

Castree, N., & Braun, B. (Eds.) (2001). *Social Nature: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tics*. Malden:

- Blackwell.
- Castricano, J. (Ed.) (2008). *Animal Subjects: An Ethical Reader in a Posthuman World*. Waterloo, Canada: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 Davies, G. (2012). Caring for the multiple and the multitude: Assembling animal welfare and enabling ethical critiqu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0: 623-638.
- Deckham, M. (2012). Toward a postcolonial, posthumanist feminist theory: Centralizing race and culture in feminist work on nonhuman animals. *Hypatia*, 27(3): 527-545.
- Deleuze, G. (1988). *Foucault* (Hand, S.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Deleuze, G. (1993). *The Fold: Leibniz and the Baroque* (Conley, T.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DeMello, M. (2012). *Animals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Animal Stud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eMello, M. (Ed.) (2010). *Teaching the Animal: Human-Animal Studies across the Disciplines*. New York: Lantern Books.
- Emel, J. (1995). Are you man enough, big and bad enough? Ecofeminism and wolf eradication in the US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3: 707-734.
- Emel, J., Wilbert, C., & Wolch, J. (2002). Animal geographies. *Society & Animals*, 10(4): 407-412.
- Feldman, M.B. (2009).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n't: Animals in New York City. *The Minnesota Review*, 2010 (73-74): 231-242.
- Griffiths, H., Poulter, I., & Sibley, D. (2000). Feral cats in the city. In Philo, C., & Wilbert, C. (Eds.), *Animal Spaces, Beastly Places: New Geographies of Human-animal Relations* (pp. 56-70). London: Routledge.
- Gross, A. & Vallety, A. (Eds.) (2012). *Animals and the Human Imagination: A Companion to Animal Stud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aag-Wackernagel, D. (1995). Regulation of the street pigeon in Basel. *Wildlife Society Bulletin*, 23(2): 256-260.
- Haraway, D.J. (2003). *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 Dogs, People, 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 Haraway, D.J. (2007). *When Species Meet*.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Hinchliffe, S. (1999). Cities and natures. In Allen, J., Massey, D., & Pryke, M. (Eds), *Unsettling Cities: Movement/Settlement* (pp. 137-180). New York: Routledge.
- Hinchliffe, S. (2007). *Geographies of Nature: Societies, Environments, Ecologies*. London: Sage.
- Hinchliffe, S., Kearnes, M.B., Degen, M., & Whatmore, S. (2005). Urban wild things: A cosmopolitical experiment.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3: 643-658.
- Hobson, K. (2007). Political animals: On animals as subjects in an enlarged political geography. *Political Geography*, 26: 250-267.
- Holloway, L. (2007). Subjecting cows to robots: Farming technologies and the making of animal

- subject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5: 1041-1060.
- Holmberg, T. (2013). Trans-species urban politics: Stories from a beach. *Space and Culture*, 16(1): 28-42.
- Hovorka, Alice (2008). Transspecies urban theory: Chickens in an African city. *Cultural Geographies*, 15: 95-117.
- Johnston, C. (2008). Beyond the clearing: Towards a dwelt animal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2(5): 633-649.
- Lorimer, J. (2007). Nonhuman charism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5: 911-932.
- Lorimer, J. (2008). Living roofs and brownfield wildlife: Towards a fluid biogeography of UK nature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0: 2042-2060.
- Malamud, R. (1998). *Reading Zoos: Representations of Animals and Captivity*.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 McFarl, S.E., & Hediger, R. (Eds.) (2009). *Animals and Agency: An Interdisciplinary Exploration Human-Animal Studies*.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 McShane, C., & Tarr, J. (2007). *The Horse in the City: Living Machin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Mullin, M.H. (1999). Mirrors and windows: Sociocultural studies of human-animal relationship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8: 201-224.
- Panelli, R. (2010). More-than-human social geographies: Posthuman and other possibilit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4(1): 79-87.
- Philo, C. (1995). Animals, geography, and the city: Notes on inclusions and exclusion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3: 655-681.
- Philo, C., & Wilbert, C. (Eds.) (2000). *Animal Spaces, Beastly Places: New Geographies of Human-Anim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 Rothfels, N. (2002a). *Representing Animal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Rothfels, N. (2002b). *Savages and Beasts: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Zoo*.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avarda, J.-P.L., Clergeaub, P., & Mennechez, G. (2000). Biodiversity concepts and urban ecosystem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48: 131-142.
- Segarra, M., & Berger, A.E. (Eds.) (2011). *Demenageries: Thinking of Animals after Derrida*. New York: Rodopi.
- Swyngedouw, E. (2004). *Social Power and the Urbanization of Water: Flows of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omson, M.S. (2007). Placing the wild in the city: Thinking with Melbourne's bats. *Society and Animals*, 15: 79-95.
- Torres, B. (2007). *Making a Kill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nimal Rights*. Edinburgh: AK Press.
- Tuan, Y.F. (1984). *Dominance and Affection: The Making of Pet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Ufkes, F.M. (1995). Lean and mean: US meat-packing in an era of agro-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3: 683-705.
- Urbanik, J. (2012). *Placing Animal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eography of Human-Animal Relation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 Urbanik, J., & Morgan, M. (2013). A tale of tails: The place of dog parks in the urban imaginary. *Geoforum*, 44: 292-302.
- Waiblinger, S., Boivin, X., Pedersen, V., Tosid, M.V., Janczak, A.M., Visser, E.K., & Jones, R.B. (2006). Assessing the human-animal relationship in farmed species: A critical review. *Applied Animal Behaviour Science*, 101: 185-242.
- Whatmore, S., & Thorne, L. (1998). Wild(er)ness: Reconfiguring the geographies of wildlif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23: 435-454.
- Wilkie, R. (2015). Multispecies scholarship and encounters: Changing assumptions at the human-animal nexus. *Sociology*, 49(2): 323-339.
- Wolch, J. (1996). Zoöpolis.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7(2): 21-47.
- Wolch, J. (2002). Anima Urbi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6(6): 721-742.
- Wolch, J., & Emel, J. (1995). Bringing the animals back i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3: 632-636.
- Wolch, J., & Emel, J. (Eds.) (1998). *Animal Geographies: Place, Politics, and Identity in the Nature-Culture Borderlands*. New York: Verso.
- Wolch, J., Emel, J., & Wilbert, C. (2003). Reanimating cultural geography. In Anderson, K., Domosh, M., Pile, S., & Thrift, N. (Eds.), *Handbook of Cultural Geography* (pp. 184-206). London: Sage.
- Wolch, J., West, K., & Gaines, T.E. (1995). Transspecies urban theor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3: 735-760.
- Wolfe, C. (2003). *Animal Rites: American Culture, the Discourse of Species, and Posthumanist The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附錄：受訪者名單

代號	年齡	性別	背景	訪問情境
T	約 23 歲	男	國小自然科實習老師	電話訪問
S1	約 9 歲	男	國小四年級學生	校園中隨機訪談
S2	約 9 歲	女	國小四年級學生	校園中隨機訪談
A1	約 21 歲	男	臺大自保社社員（大三）	約訪；一對一深度訪談
A2	約 20 歲	女	臺大懷生社社員（大二）	約訪；一對一深度訪談
A3	約 21 歲	女	臺大動權社社員（大三）	約訪；一對多訪談，以 A3 為主
U	約 30 歲	男	臺大總務處職員	約訪；一對一深度訪談
C1	約 22 歲	女	臺大住宿生	待其餵食動物後攀談
C2	約 25 歲	女	臺大宿舍輔導員	一對一詢問
D1	約 30 歲	女	甜點店店員	進店內詢問
D2	30 多歲	男	文藝咖啡館店員	進店內詢問
W	40 多歲	女	大學里租戶，組織大學里愛爸愛媽的主要人物	約訪；一對一深度訪談
L	50 多歲	男	大學里住戶，已退休	餵食完畢後攀談
P1	60 多歲	女	大學里住戶	注視 L 餵食；上前攀談
P2	20 多歲	男	大學學生，進入有貓的咖啡廳消費	從店內出來時攀談
P3	約 30 歲	女	自獨立書店出來，撫摸街貓的上班族。	待其與街貓互動後攀談
O	50 多歲	女	大學里前任里長（2014 年 11 月以前），與現任里長為同一家族	於鄰里公園相遇時訪問
Y1	20 多歲	女	打扮入時的上班族	等待餵食完後訪問
Y2	約 45 歲	女	戴帽子、打扮低調的愛媽	等待餵食完後訪問
R1	50 多歲	男	在河濱運動場運動兼遛狗的男子	河濱觀察時與其攀談。
R2	20 多歲	女	研究生	約訪；一對一訪問
R3	50 多歲	女	收留許多浪狗並長期餵食河濱浪狗的愛媽。	等待餵食完後訪問

投稿日期：106 年 02 月 24 日

修正日期：106 年 04 月 25 日

接受日期：106 年 11 月 17 日